

语义交际视角下机器翻译与人工翻译的对比分析 ——以《秘密花园》为例

李珊珊, 申志永

华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河北 唐山 063509

DOI:10.61369/HASS.2025070003

摘 要 : 本文将在纽马克语义翻译理论和交际翻译理论的指导下, 分析《秘密花园》张建平译本和机器翻译译本, 着重考察两类译本在文学性表达、文化专有项转换、语用意图传达及读者接受效果等方面的差异, 本文进而结合具体译例, 从可读性、流畅性与准确性三方面展开细致对比, 总结机器翻译和人工翻译的优缺点, 力求探寻适当的解决方案, 并提出人机协同、译后编辑与技术赋能相结合的可能路径从而为后来的翻译实践活动提供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 键 词 : 交际翻译; 语义翻译; 《秘密花园》; 机器翻译; 人工翻译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chine Translation and Human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antic and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 A Case Study of "The Secret Garden"

Li Shanshan, Shen Zhiy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ngshan, Hebei 063509

Abstract : Guided by Newmark's theories of semantic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Zhang Jianping's translated version and the machine-translated version of The Secret Garden, focusing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translations in terms of literary expression, cultural-specific item transfer, pragmatic intention conveyance, and reader reception. By incorporating specific translation examples, the paper conducts a detailed comparison in terms of readability, fluency, and accuracy, summariz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machine translation and human translation, and strives to explore appropriate solutions. Furthermore, it proposes possible paths that combine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post-editing, and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thereby providing certain guidance for subsequent translation practices.

Keywords :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semantic translation; "The Secret Garden"; machine translation; human translation

引言

机器翻译是利用计算机将一种语言转化为另一种目标语言的过程(庞盈羽, 2019)。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革新与发展, 机器翻译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早在20世纪30年代, 机器翻译就已经出现, 其后经历了发展停滞期、缓慢发展期、发展新浪潮三个阶段。随着机器翻译技术的持续进步, 各种翻译工具应运而生, 且种类日益繁多。从发展停滞期的翻译软件如 SYSTRAN 和 Georgetown-IBM System, 到缓慢发展期阶段的 TAUM-METEO 和 ATLAS, 直到如今机器发展新浪潮阶段多样化的翻译工具, 如基于技术原理的神经机器翻译工具: DeepSeek、谷歌翻译、微软翻译、DeepL 和 ChapGpt; 基于应用领域的通用型翻译工具: 谷歌翻译和百度翻译; 基于使用方式的在线翻译平台: 有道翻译等等翻译技术不断革新^[1]。如今, 机器翻译与深度学习技术、云计算技术及大数据技术的深度融合, 不仅能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对长篇幅文本的翻译处理, 更展现出显著的发展潜力。《秘密花园》系美国女作家弗朗西丝·霍奇森·伯内特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 具有较高的文学品质与艺术魅力。作品凭借丰富多元的语言表达策略, 不仅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充裕的语料支撑, 亦为深入探究翻译实践中的语言转换机制与技巧运用规律奠定了重要基础。该作品既蕴含深厚的文学价值, 又承载

作者简介:

李珊珊(1999—), 女, 汉族, 四川广安人, 硕士, 研究方向: 英语笔译;

申志永(1977—), 男, 汉族, 河北定州人, 硕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 英汉翻译、教育学。

着深刻的教化意义，不仅广受全球儿童群体的青睐，亦获得成年读者的普遍赞誉^[2]。其以独特的叙事魅力构建起一个奇幻而神秘的文学世界，使读者在文本体验中体悟爱、勇气、友谊与成长的精神内核。本研究选用张建平翻译的人工译本作为分析文本，张建平系上海译文出版社资深出版人暨翻译家，其译著颇丰，累计逾五十部，涵盖文学、社会科学、人物传记等领域，总字数达五百余万字。鉴于其卓越的翻译贡献，上海翻译家协会授予其“翻译成就奖”，张先生不仅翻译造诣深厚，译作影响深远，其代表译作《秘密花园》尤具研究价值。本研究将在语义和交际翻译理论的指导下对比张建平译本（以下简称“张译”）、DeepSeek、DeepL三个翻译译本，从语义角度、交际角度比较人工翻译和机器翻译二者之间的差异，试图探寻获得高质量译文的方法。

一、语义交际视角下的机器翻译和人工翻译

英国著名翻译学家纽马克(Newmark)于1981年在《翻译问题探讨》(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一书中提出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两个核心概念。二者在翻译策略和目标上存在显著差异。语义翻译严格遵循于原作的形式结构和语法规则，力求精准传达原文语义信息并忠实再现作者意图，但可能产生交际效果不足的问题；而交际翻译以译作读者为导向，追求译作表达通顺流畅，其代价则是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导致原文信息的损耗。由此可见，单一的语义翻译或交际翻译策略均难以独立确保译文的高质量产出，因此，有效整合两种策略，实现其优势互补，对于生成既忠实于源文精神又能为目标语读者所接受的译文至关重要^[3]。

（一）语义交际视角下的机器翻译

人工智能化时代下，机器翻译已实现广泛的普及与应用。基于语义交际理论视角，郑洋敏与陆敏（2022）指出，机器翻译的显著优势在于其依托庞大的多语种平行语料库及广泛的知识覆盖范围。凭借强大的计算能力和算法技术支撑，机器翻译能够整合并高效处理跨学科、多领域的海量文本信息。相较于人工翻译，其在处理大规模、多领域文本时展现出显著的效率优势与适应性。

然而，机器翻译的广泛应用并不能掩盖其固有的局限性。首要挑战在于语义理解的深度和精度有待提升。尽管机器翻译具备高效处理文本的能力，但其语义解析的准确性，尤其在文学文本的翻译中时，仍显不足。文学语言的丰富性、多义性及语境依赖性，使机器翻译在词汇语义消歧方面面临严峻挑战^[4]。

其次，机器翻译在情感与风格传译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其难以充分捕捉并再现原文中细腻的情感色彩、语体风格及修辞意图，导致目的语读者的阅读需求无法充分得到满足，从而削弱了跨文化交际的预期效果。

（二）语义交际视角下的人工翻译

人工翻译可界定为译者在数字工具辅助下分析源文本，运用批判性思维消除语言不对称性，并在目标语中重构文化语境的过程（Zhang & Wang, 2023）。在语义交际视域下，人工翻译兼具独特优势与固有的实践局限。

人工翻译的独特优势首先体现在精准定位原作的交际意图。译者能够依托语境、语调和背景知识，深入解析原文的隐含意义，并基于目的语读者的语言习惯与文化背景，灵活调整翻译策略，从而有效满足其交际需求；另外人工翻译具有动态文化适应

能力。在翻译实践活动中，为产出优质的译文，译者需对原文信息进行必要的删减、整合与阐释。尤其在处理文化负载词时，译者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其蕴含的文化元素与文化背景进行创造性地补充与解释，进而实现译作对译文读者跟原作对原文读者产生同样的效果。最后，人工翻译具有精准传达语义信息的能力。面对语义模糊的原文，译者能够基于上下文的逻辑关系审慎辨析，确保语义传递的完整性与准确性^[5]。

然而，人工翻译也存在其固有的局限性。显著的局限性在于译文高度依赖译者主体性。译文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译者的主观判断。不同的译者因个人经验、理解角度差异，可能导致对原文的诠释过度或语义缺失。为产出流畅、通顺且符合目的语读者习惯的译文，译者需要基于自身的理解能力、专业素养与翻译水平对原作信息进行处理，然而，如何在忠实传达原作语义和达成预期交际效果之间取得平衡，成为翻译实践中的关键挑战。

二、语义交际视角下机器翻译与人工翻译的对比分析

（一）译文可读性

孟宪英（2012）指出，译文的可读性（readability）是指译文的通顺可读。可读性强的译作对译文读者会产生很大的吸引力，从而高效而充分地实现其交际价值。反之，可读性不足的译作则难以达到预期的交际目的，其内在价值亦难以彰显。以下将从几个译例对比分析机器翻译和人工翻译在译文可读性上的表现。

例1：“It’s like she says: ‘A woman as brings up twelve children learns something besides her ABC. Children’s as good as’ arithmetic to set you finding’ out things.’ ”

DeepSeek 翻译：“就像她常说的：‘拉扯大十二个孩子的女人，见识可不光在识字算数上。养儿育女比做算术题更能教人长学问。’ ”

DeepL 翻译：玛莎说”就像她说的：‘一个女人养育了十二个孩子。孩子们除了学会 ABC 之外，还能学到其他东西。儿童的算术一样好。’ ”

张译：正像她说的那样：‘一个养大了十二个孩子的女人，除了知道一些最基本的知识外，还要学一些别的东西。小孩子在帮助你解答难题方面，像四则运算一样管用。’ ”

从句式结构分析，原文由两句话构成，DeepSeek 译文和人工译文均遵循了原文的句式框架，其句子结构处理得当。相比之

下, DeepL 译文采用了分译法, 突破了原文句式的限制, 对句子的信息进行切分与重组, 但在翻译准确性上存在瑕疵。具体而言, 在关键概念“ABC”的翻译上, DeepL 直译为“ABC”, 而张先生和 DeepSeek 将抽象概念具体化, 分别将其译为“最基本的知识”和“识字算数”。这一处理显著增强了译文的明晰度, 更利于目的语读者理解原文信息; 针对第二句话的翻译, DeepL 译文未能有效解析原句结构, 导致主语误译, 译文可读性欠佳, 难以满足译文读者的需求。反观 DeepSeek 译文, 不仅准确传达了句子表层含义, 而且挖掘出了文本的深层次语义关联, 表达简洁有力。人工译文则另辟蹊径, 将“finding out things”译为“帮助解答难题”, 其表达具体、简洁, 更符合目的语读者的认知习惯与阅读需求。综合评估, 在语言表达的适切性、句意连贯性方面, 人工译文相较于机器译文展现出相对优势^[6]。

（二）译文流畅性

机器翻译和人工翻译的差异同样体现在译文的流畅性方面。流畅性对于译文的质量是很重要的, 这关乎译文的可读性和译文读者的感受（陈露, 2019）, 而译文的流畅性将直接影响目的语读者对译作的接受程度。流畅性高的译文, 目的语读者将拥有较好的阅读体验, 反之流畅性低的译文, 往往会阻滞语义信息传达, 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阅读疲劳。以下将从几个译例对比机器译文和人工译文的流畅性。

例3: Sometimes they were pictures of dark, curious landscapes, but oftenest they were portraits of men and women in queer, grand costumes made of satin and velvet.

DeepSeek 翻译: 时而浮现幽邃奇异的风景, 但更多的是身着缎子与天鹅绒华服的男女肖像, 那些怪诞而隆重的装束在烛光里泛着诡谲的光泽。

DeepL 翻译: 有时是阴暗、奇特的风景画, 但最常见的是穿着绸缎和天鹅绒制成的奇特、华丽服装的男人和女人的肖像。

张译: 有时候是暗淡、奇怪的风景画, 但最多的是男男女女的肖像, 身穿奇形怪状、雍容华贵的缎子和天鹅绒衣服^[7]。

这段话描述了主人公玛丽探索庄园房间的场景。原文采用由连词“but”连接的并列复合句结构。整体来看, 机器翻译和人工翻译均保留了原文的句式特征; 第一个简单句的处理上, 各译本差异体现在形容词的翻译。张译表达简洁明晰, 具备良好的可读性; DeepL 译文处理稳妥但略显平淡; DeepSeek 译文则行文流畅, 画面感强, 赋予读者较大的想象空间, 但未考虑到受众群体的认知背景, 可能会使人难以理解。

第二个简单句为系表结构, 其中“in queer, grand costumes made of satin and velvet”作后置定语修饰“men and women”。DeepL 遵循了原文的句式结构, 导致译文冗长且不符合中文行文特点, 流畅性不足; DeepSeek 将形容词置于句末翻译, 营造出诡谲怪诞的氛围, 虽然还原了原文场景, 但用词抽象晦涩, 忽视了儿童读者的接受能力。交际翻译强调译作对译文读者产生的效果尽量等同于原作对原文读者产生的效果（Newmark, 1981）, 力求扫除目的语读者的阅读障碍。与之相应, 张译本摆脱了原文结构的束缚, 采用分译法将该句拆分成短句, 并运用了

词性转换法。此处理不仅准确传达了语义信息, 更充分考量到了儿童受众群体的认知特点和阅读需求, 有效达到了交际效果。

（三）译文准确性

在翻译实践中, 充分理解原文语义是得出优质译文的前提, 刘建芳（2003）指出, “话语的理解不仅仅是通过语法结构和句子所呈现的表面意义去理解, 而且往往只有在一定的语境条件下才能理解其真正含义”。因此, 为忠实传达出原作信息, 实现译文准确性, 译者不仅要充分理解原文信息, 还必须充分考虑到语境的因素。在此基础上, 选择适当的翻译方法与策略, 方能实现从源语到目标语的精准转换与等效传达^[8]。

例6: She had not wanted a little girl at all, and when Mary was born she handed her over to the care of an Ayah, who was made to understand that if she wished to please the Mem Sahib she must keep the child out of sight as much as possible.

DeepSeek 翻译: 她根本不要这个小女孩, 所以玛丽一出生, 就被她交给一个叫艾娅的印度奶妈照看, 并且让奶妈明白, 如果她想讨夫人（Mem Sahib）欢心, 就必须尽可能别让孩子出现在夫人眼前。

DeepL 翻译: 她根本不要一个小女孩, 玛丽出生时, 她把她交给一个奶妈照顾, 奶妈明白, 如果她想取悦夫人, 就必须尽量不让孩子出现在眼前。

张译: 夫人本来就没想要个女孩子, 玛丽一出生, 她就孩子托给了一个印度保姆照看, 并让保姆明白, 她若要讨夫人喜欢, 就得尽可能别让她看见这个孩子。

本案例聚焦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文本中“Ayah”与“Mem Sahib”英属印度时期的特殊称谓, 承载着鲜明的殖民权力结构特征, 前者指代本土育婴女仆, 后者为殖民者对白人女主人的尊称。在翻译处理上, DeepL 将其译为“奶妈”, 语义过度泛化导致殖民语境消解; 而 DeepSeek 将“Ayah”译为“叫艾娅的印度奶妈”, 虽通过人名音译（艾娅）与类别词（奶妈）实现指称明晰化, 但“奶妈”一词在现代汉语中多指喂养婴儿的乳母, 与原文“ayah”的含义略有出入, 准确性有待提升。相较之下, 张译的“印度保姆”通过限定词“印度”标识文化身份, 既点明身份又确保了语义的准确性, 从而提升了译文的交际性。“Mem Sahib”一词人工翻译和机器翻译都处理为“夫人”, 译文符合目的语读者的认知水平。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张先生通过重复“夫人”称谓, 使殖民等级关系在中文语境中获得隐性重构。从译文准确性来看, 张先生的译文更胜一筹, 不仅挖掘出了文本背后的文化因素, 而且充分考虑到儿童这一受众群体的阅读体验, 机器译文基本把握了语义信息, 但交际空间有待提升^[9]。

三、结束语

人工翻译和机器翻译作为实现语言转化的两种基本范式, 在原文、译文与目标读者之间构建起了交流的桥梁, 在翻译的过程中均扮演者不可或缺的角色。然而, 在文学类文本的处理上, 二者呈现出显著差异。人工翻译凭借其突出的认知判断力与灵活

性，能够根据目标读者，灵活选用翻译策略与方法对原文信息进行创造性转换，生成可接受性强的译文。同时，人工译者能够敏锐感知文本的情感，再现原作的思想。在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机器翻译则展现出高效率与低成本的显著优势，尤其擅长在短时间内处理海量文本的翻译任务，从而大幅度地缩短了翻译周期^[10]。

本研究以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理论为视角，对《秘密花园》文本中机器翻译与人工翻译的实践效果进行了对比分析。分析表

明，二者在译文可读性、译文流畅性、译文准确性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当前机器翻译在译文质量上尚难以企及人工翻译的水准，尤其在处理蕴含浓厚文学色彩的著作时，其局限性更为凸显。对于隐藏于文本深处的风格特征、情感内涵以及复杂的语义逻辑关系，机器翻译的产出往往不尽如人意，因此，为获取高质量且接受度高的译文，采用人机协同的翻译模式实为必要之策。该模式不仅能有效提升翻译效率，更能切实保障译文的质量，并为后续的翻译实践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论路径。

参考文献

- [1](美)弗·霍·伯内特 (Frances Hodgson Burnett) 著; 张建平译. 秘密花园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0.05.
- [2](美) 弗朗西丝·伯内特著. 秘密花园英文原版 [M]. 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21.06.
- [3] 陈露. 泰特勒翻译三原则及其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 [J]. 海外英语, 2019, (11): 127-128.
- [4] 郭立秋, 范守义, 贾令仪. 语篇翻译中的衔接问题: 理论解读与翻译应用 [J]. 上海翻译, 2011, (04): 31-34.
- [5] 刘建芳. 语境与语义理解 [J].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2003, (03): 111-112.
- [6] 孟宪英. 译文可读性的翻译策略 [J].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 36(01): 127-129. DOI: 10.19496/j.cnki.sxxb.2012.01.040.
- [7] 庞盈羽. 谈机器翻译与人工翻译的关系——从机器翻译与计算机辅助翻译的发展角度 [J]. 科学大众 (科学教育), 2019, (11): 164-165. DOI: 10.16728/j.cnki.kxdz.2019.11.153.
- [8] 郑洋敏, 陆敏. 机器翻译的发展及其对翻译行业的影响 [J]. 汉字文化, 2022, (S2): 277-278. DOI: 10.14014/j.cnki.cn11-2597/g2.2022.s2.087.
- [9] Newmark, Peter.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M]. Pergamon Press, 1981.
- [10] Zhang, Y., & Wang, L. (2023). Human Translation in the AI Era: Redefining Boundaries.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18(2), 145-162.